

崑山顧祖禹景范輯著
甯昌彭元瑞芸楣校定 錦里龍萬育燮堂校刊

川瀆三

大河今自陽武縣南又東逕開封府城北封邱縣南

大河今在開封府城北十里宋元符三年河決開封

之蘇村舊志云府西三十餘里有蘇村元至元二十三年河決開封

祥符等郡縣一十五處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鄆陵扶溝洧川尉氏陽武延

津中牟原武睢州此十五處也又二十五年河復決汴梁之太康通許杞三縣灌陳潁二州皇慶

三年河決開封陳留等縣沒民田舍時又決陳亳睢三州延祐

七年河決開封府蘇村及七里寺諸處泰定二年河

讀史方輿 卷一百二十六 川瀆三 一 敷文閣

紀要 溢汴梁三年復壞汴梁樂利隄發民夫築塞明洪武

七年河決開封隄十六年又決開封東隄自陳橋至

陳留陳橋在府東北二十里潰流數十里二十年河復決開封

城三十年河溢開封正統十二年河決滎陽尋自滎

澤縣孫家渡決而東南開封遂在河北景泰中始復

故河渠考明初開封城北去大河四十里洪武二十

四年河決原武而東經城北五里至此遂出府南築塞以後大河經天順五年河溢決開封府北又成

城北不過十數里 化十四年河決開封府西杏花營在府西二十里宏治三年

河決開封南入淮萬歷十七年河決府西北劉獸醫

等隄十餘處劉獸醫隄在府西北三十五里四十四年河決開封陶

家店張家灣

陶家店在府西北二十里張家灣在府西北十五里

由護城堤下

經陳留等處入亳州渦河是冬決口淤河復舊道崇

禎十五年賊決開封府西北朱家寨

在城西北十七里

城陷

大河自陳潁諸州漫入淮泗蓋大河出陽武南開封

城外皆為浸淫沮洳之場矣而河北之封邱縣南去

大河五十一里舊時大河在縣西北四十餘里金明

昌五年河決陽武灌封邱而東此封邱隔在河北之

始也元至大二年河決封邱順帝至元初河復決於

封邱明宏治二年河決原武其支流決封邱荆隆口

在縣西南三十餘里

漫祥符下曹濮衝張秋五年河復決於荆

紀要

讀史方輿卷一百二十六

川瀆三

一

敷文閣

隆口潰儀封之黃陵岡更犯張秋壤會通河尋命劉

大夏治之

河渠攷宏治六年都御史劉大夏受命治河上言河流湍悍張秋乃下流噤喉未可

輒治宜於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

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河可塞也報可大

夏乃浚孫家渡口開新河七十餘里導水南行出中

牟至潁州東入淮又浚祥符東南四府營淤河由陳

留至歸德醜為二道一由符離出宿遷小河口一由

亳州渦河會於淮又於黃陵岡南浚賈魯舊河四十

里由曹縣出徐州合泗入淮支流既分水勢漸殺張

秋遂塞又築西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

單諸縣下盡徐州亘三百六十志云縣東南有陳橋

里謂之太行堤凡五旬而工畢集在縣東南四十餘里與祥符縣接界東連馬家口西抵荆隆口為大

河衝要宏治七年河決陳橋集嘉靖二十四年河復

決於此又有于家店中欒城與荆隆口相連中欒西為荆隆

口又西即于家店志云開封西
北三十里為于家店渡即此
皆濱河要地也萬歷

十五年河復決於荆隆口長垣東明幾於陷溺堤防

切焉○考自陽武而入封邱河益東南流荆隆口直

東則經長垣東明出曹濮直趨大清河矣較之出徐

沛合淮泗以入海者道為徑易夫河行之道宜直而

不宜紆入海之口宜近而不宜遠河之兩岸宜濶而

歸流宜深歸流即俗語所謂落漕也平水則宜置斗門且多置之

用王景更相迴注之意使不至旁溢河未必不可東

也後世逢隄之法即兩岸宜濶之意矣縷堤之法即歸流宜深之意矣滾水石壩及格堤之法亦即斗

門迴注之意矣蓋未有舍古法而可以集事者夫得其大意尚能隨試輒效使究其精微而權其通變悠

讀史方輿 卷一百二十六 川瀆三 三 敷文閣

紀要 悠黃河豈終付 雖然大河東則會通河廢會通河不

廢則大河不可得而東矣兩者不並立此終明之世

大河所以屢決而東終抑之使南也與

又東經陳畱縣及蘭陽縣之北河之北岸為長垣縣之

境

大河在陳畱縣北三十里河防考大河北岸有陳畱

處屬陳畱界內又東三十五里至蘭陽縣縣北去大河十五

里大河舊在縣北三十餘里志云大河經陳畱蘭陽而東水流溢

溢衝激曹單嘉靖七年于蘭陽縣北開趙皮寨白河

一帶以分殺水勢趙皮寨在縣北十餘里南達巴河或謂巴河為白河是時刑部尚書

胡世寧言運道之塞河流致之舊時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滎澤經中牟陳頑至壽州入淮一出宿虹出宿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穀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場場一自儀封歸德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間境山之北濳溝此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漫存沛縣一河勢入沛北之昭陽以致運道壅淤今宜因為巨浸近溢入沛北之昭陽以致運道壅淤今宜因故道而分其勢其陽穀魚臺二道勢近東北恐河壅而決不可復開沛西滎澤孫家渡至壽州一道宜常浚以分上流之勢自沛東南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濳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浚一道以分其下流之勢至於修城武以南廢堤塞沛縣北廟道口之新決而防其北流亦一計也河臣盛應期復奏

開趙皮寨口南入淮既而河流遷徙趙皮寨口復塞

十九年兵部侍郎王以旂于縣東開李景高支河在縣

讀史方輿 卷一百二十六 川瀆三 四 敷文閣

東北引河由蕭縣出徐州小浮橋凡六百餘里以濟

二洪之涸時河決睢州而南也未幾復淤萬歷十七年河決李

景高口入睢陳故道決河故道也尋塞之而長垣縣南數

里有河隄舊為大河所經即宏治中劉大夏所築太隄長九十七里西與封邱縣新豐村接界隄外有淘

北河相傳即黃河故道萬歷十七年河自荊隆口決入挾淘北河衝決長堤之大社口長東兩邑俱被昏

墊尋復修塞又有大岡集與東明縣之社勝集舊俱為長堤今縣去大河六十里而遙矣

又東逕儀封縣北河之北岸為東明縣界

大河今在儀封縣北二十里元至元二十三年以後

河屢決汴梁路河出蘭陽儀封之南大德元年河決

杞縣蒲口儀封西南至杞縣九十五里蒲口在杞縣東北元史蒲口決詔尙文相度文言陳留抵雖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洄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抵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則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宜順水性遠築長堤以禦汎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害之家量於河南退灘內給付頃畝以為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亦一時救患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河朔山東爭言不可乃塞之未幾蒲口復二年蒲口復決湮溺歸德屬縣田廬三年復決蒲口歸德郡縣皆罹水灾明洪武十六年河決開封東堤尋決杞縣入於巴河宏治二

年河決原武分流汎濫於儀封考城歸德趨宿州五年河決封邱荆隆口潰儀封黃陵岡縣東北五十里衝張秋今縣東北有三家莊石家樓諸處皆為隄防要害而河北之東明縣西接長垣東南接曹縣縣南舊有長堤為河流所經今河益引而東南東明去河遠矣又東南逕睢州及考城縣之北又東南逕歸德府北河之北岸為曹縣界

大河南去睢州七十里明嘉靖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鷄岡在州北六十餘里其旁決處曰孫繼口由渦河經亳州入淮徐州呂梁百步二洪皆洄尋修塞之又東經考城縣北南去縣三里縣境尤為河流之衝也河防攷大河南岸有芝麻莊陳隆口

為縣境隄防要地 又東南逕歸德府北南去府城三十里自

元以前歸德去河遠患頗少元至元二十三年河衝

决河南郡縣歸德始被其患大德二年河决蒲口漂

溺境內田廬三年復决蒲口浸歸德郡縣至大二年

河决歸德是時河南徙歸德常在河北至順以後河

漸决而北歸德仍在河南明洪武二十三年河决歸

德命修塞之志云是年决歸德東南之鳳池口漂没夏邑永城二縣自正統以

後河决而南歸德又在河北正德以後則仍在河南

其新集口及丁家道口皆河濱要衝也新集口在府北三十里稍

東即丁家道口嘉靖三十七年新集河淤河流於是一變防

紀要 讀史方輿 卷一百二十六 川瀆三 六 敷文閣

攷大河舊道由新集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

司家道口牛黃烟趙家圈至蕭縣薊門集出徐州小

浮橋此賈魯所復故道河流勢若建瓴上下順利後

因河南水患頗急另開一道出小河口意欲分殺水

勢而河不兩行本河日就淺澁至是自新集至小浮

橋淤凡二百五十餘里河流北徙出礪山縣治之背

趨單縣東南之段家口又析為六股曰大溜溝小溜

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至徐州洪又

分一股由礪山堅城集下郭貫樓又折五小股為龍

溝河母河梁樓溝楊氏溝胡澱溝亦由小浮橋合徐

州洪大河分十一流而勢弱勢弱則淤 四十四年河

淤益甚而運河大受其病未幾河復决新集寨龐家

屯在府東北東出飛雲橋萬歷二十九年河决蒙城集東

南蕭家口蒙城集在府東北三十里以故蒙城而名河復南徙而曹縣在

歸德府西北百里南去大河五十餘里縣為河流南

下之衝一有潰決

輒當其患金大定八年河決李

固渡

在縣西

水潰

州

城分流於單州之境

今曹縣故曹州也單

縣故單州也自宋時復徙而南金史所載

大河北決以後尋

二十九年河

復溢於曹州小堤之北元至順元年河決曹州北魏

家道口至正四年河決白茅堤

在曹縣西北七十餘里與東明縣接

界又北決金隄

在濮州西南

並河郡縣濟寧單州虞

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邱武城以至曹州東

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水勢北

浸安山

安山見山東平州安山湖

沿入會通河延袤濟南河間

將壞兩漕司鹽場妨國計發丁夫修築不克五年河

紀要

讀史方輿卷一百二十六

川瀆三

七

敷文閣

復決濟陰

卽曹州

官民廬舍殆盡九年白茅河東注

沛縣遂成巨浸乃命賈魯治之疏塞並舉河復故道

南滙於淮又東入於海

元史志魯之功始自白茅繼自黃陵岡又南至劉莊村

張贊店抵碭山

歸德府之哈只口又東至凹裏村二月

十六年河復自州境北徙東明曹濮下迄濟寧民皆

被害

元史先是清河壤民

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

明洪武元年

河決曹州從雙

河口入魚臺正德四年河決曹縣楊家

口

在縣西

奔流曹

故河在單縣東接豐縣之

境抵豐沛舟楫

通行遂爲大河五年起工修塞弗就

七年始塞之

河臣劉愷築大堤自縣西北魏家灣東雙堙集亘八十里趙瓚繼其職復增

築三十里 曹單始平 八丘 河復決曹縣 河渠考是時決曹縣西

二處河溢城北東行而曹單居民被害益甚既復驟

雨漲娘娘廟口城北五里之焦家口衝決曹單以北

城武以南居民田廬悉皆漂沒嘉靖七年河復決曹縣楊家口

縣城武縣梁靖口吳士舉莊衝雞鳴臺浦縣以北皆

為巨浸梁靖口在曹縣東南近歸德府大河北岸吳

士舉莊在單縣西 南雞鳴臺見浦縣 二十六年河決曹縣衝魚臺之谷

亭三十七年河復自曹縣境東北出衝單縣之東南

蓋歸德府北之新集淤而河流四溢也自嘉靖以前

曹縣河患稱為首衝幾與宋之澶鄆同一轍矣○考

曹縣河患論者謂始於金之大定中非也後漢永平

中詔書稱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邱之北漸就壤墳

然則曹州於漢世已嘗為沮洳之場矣大約濬滑澶

濮曹單數州縣間大河東出實為腰脊之地疏浚無

方病必先見自古及今其得免於墊溺者幾希矣

又東為虞城縣及夏邑 縣之北河之北岸為單縣之境

大河在虞城縣北十二里又東逕夏邑縣北二十二

里嘉靖十三年河自 開陽趙皮寨南決入淮運河淤

二洪 繼而自夏邑 縣太邱回村等集 太邱集在縣

接永城縣界又 西即同村集 衝激 以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城南

出徐州小浮橋 濟二 六之涸運道得以不阻趙皮寨

尋塞而單縣南 六 二十餘里去夏邑縣八十餘

讀史方輿 卷二 百二十六 川瀆三 八 敷文閣 紀要

里亦河流之衝也嘉靖六年河決單縣衝入沛縣九

年河由單縣侯家村在縣東南決魚臺場場口衝谷亭決

東北也場場口在萬歷二十一年河決單縣西南黃

魚臺縣南四十里近虞城一出徐州小浮橋一出舊河達鎮口開

舊河沛縣南舊運河也鎮口二十五五年河復大決於

黃堭口河渠考時運河淺澁河復大決於黃堭溢於

小河口入大河半由徐州入舊河而二洪洞先是河

臣楊一魁謂黃堭口深淵難塞議浚小浮橋引沛泗

之水及浚沂河口築一小河口以濟運既而久旱河復

決單縣之義安東壩一魁又議浚黃堭口及上埽灣

活甯以受黃水救小浮橋泗上之涸又導義安決水

入小浮橋濟二洪之涸運僅無阻至是二洪涸一魁

議浚李吉口以挽黃流不克李吉口志云在單縣東

南四十里西去黃堭口二十里南去碭山縣五十里

紀要 卷一百二十六 川瀆三 九 敷文閣

二十九年河決單縣之蒙牆寺在縣西南七十里河

代一魁治河復開李吉口時黃堭未塞大河日益南

李吉口在黃堭之下淤益高北流遂絕彭城呂梁

之間襄裳可涉矣東星即李吉口旁開一小河引水

下徐州濟運又增建六閘以節宣山東汶濟之水藉

其南流漕舟遲阻至京往往後期二十九年黃堭口

垂塞復決上流蒙牆寺入歸德商水南流與淮會注

於洪澤為泗州患三十年河復決單縣之蘇莊在縣東南衝魚臺

豐沛明年復決蘇莊衝入沛縣太行隄在縣西北灌昭陽

湖入夏鎮俱詳橫衝運道於是泇河之議起河渠考

年河決歸德蕭家口河臣魯如春議開虞城西北王

家口新河以回河濟運決河廣新河不任受三十年

河溢決蘇莊衝魚臺豐沛功遂寢明年復決蓋河患

蘇莊入沛縣而運道益阻因議開泇以濟運之劇曹單其最矣

又東爲碭山縣之北又東經豐縣之南

大河在碭山縣北二十里爲豐沛上游

縣西北有堅城集爲單縣

接境之處舊築斜壩於其東以防墊溢又西有劉霄等口亦爲河流衝要

志云大河舊經

縣南三十里嘉靖三十八年河流北徙始出縣北又

東經豐縣南三十里

縣西南有秦溝口亦曰邵家口嘉靖四十五年河決邵家口出

秦溝入運又縣東南有濁河口隆慶元年秦溝迤南衝濁河一道爲黃河支流後河分流遂徙於此萬歷中築壩隄防使河不得北決以妨運

又東入蕭縣界

又東逕沛縣之南蕭縣之北

大河在沛縣南五十餘里此隆慶間河流也初大河

自豐碭間經蕭縣沛去河遠雖有衝決之虞而非經

讀史方輿

卷一百二十六

川瀆三

十

敷文閣

紀要

流之所也正德四年河決曹縣直達豐沛既又決城

南飛雲橋入運河嘉靖二年河決沛縣

志云亦自曹單決而南也

又五年決縣西老和尚寺又決入豐縣境內云

六年河自曹單境衝縣東北

之雞鳴臺七年河決而南縣北廟道口

在縣西北三十里

三十餘里八年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縣之谷亭舟

行開面九年沛縣北境之水決魚臺縣塌場口衝谷

亭水經三年不去十三年廟道口復淤

河渠考自正德四年大河

從曹單決入沛縣飛雲橋以北皆爲巨浸嘉靖七年大河東溢途漕河入昭陽湖泥沙聚壅運道大阻於是河臣盛應期請開趙皮寨以殺水勢八年飛雲橋之水北徙谷亭十三年河決趙皮寨於是谷亭流絕

而廟道口復淤久之稍復故道詳見漕河三十七年歸德新集口淤大河

散溢支流衝入飛雲橋十四年大河淤塞自蕭縣

趙家圈泛濫而北至曹縣南崇朴集復分二股南股

遶沛縣戚山在縣西南三十里楊家集亦在縣西南入秦溝在徐州東

北三十里至徐北股遶豐縣華山在縣東南三十里由山東馬村

集漫入秦溝接大小溜溝大溜溝在徐州北五十里亦曰南溜溝小溜溝在州

北六十里亦曰北溜溝溢入運河至徐其北股又自華山而東

北分爲一大股出飛雲橋散爲十三股縱橫以入於

漕河至湖陵城口在沛縣北五十里又逾漕河漫入昭陽湖

促沙河灌二洪浩森无际而河變極矣河防考時碣山縣東郭貫

樓支河淤全河遂逆行俱入於北股云明年河復決沛縣南二三等舖

紀要 讀史方輿 卷一百二十六 川瀆三十一 敷文閣

衝入運河亦由湖陵城口入湖陂是時河臣朱衡潘

季馴方改浚新河既而縣東馬家橋堤成馬家橋在沛縣東南

四十里障水南趨橫流復定詳見漕河而蕭縣在大河南五

十里亦隆萬間河流也舊時大河自縣西六十里之

趙家圈經冀門集在今縣西北十三里出徐州之小浮橋皆安

流無恙嘉靖三十七年大河北徙其後東西靡定一

變爲溜溝再變爲濁河濁河在徐州西北二十餘里又變爲秦溝

嘉靖末大抵自縣西北崔家口石城集雁門集北陳

溝梁樓溝胡澱溝東下小浮橋崔家口東至石城集十五里又東至雁門

集十里又東十餘里至北陳溝北陳至梁樓溝三經

十里又十五里至胡澱溝又東三十里即小浮橋

行陸地水深或僅一二尺比之故道高三丈有餘停阻泛濫蕭縣境內一望瀰漫城內城外皆為澤國隆慶四年決溢崔家口五年河臣潘季馴上言大河原自新集口經虞城夏邑之北碭山之南至蕭縣冀門出小浮橋其後河流遷徙行水之處俱係民間住址陸地水不能刷衝不成漕雖一望茫然而深不及尺且大勢盡趨濁河出小浮橋者不過十之一二決裂之患正恐不免日者臣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復自崔家口歷河南至新集口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鄉老言去此十二三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

讀史方輿

紀要

卷一百二十六

川瀆三

十二 敷文閣

百二十餘里舊河形迹見在可開臣即自潘家口歷

丁家道口馬收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堙

馬牧集屬

虞城縣以下皆屬碭山縣輿程記馬收集去丁家道口四十里其韓家道口則在趙家圈西五十里又西三十五里則司家道口也牛黃堙即單縣之黃堙集趙家圈至蕭縣一帶皆有

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河底俱係滂沙見水即可衝刷莫若修而復之河之復其利有五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河道俱為平陸曹單豐沛水無昏墊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汎溢之患虞夏豐沛之民皆得安居一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

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刷四利也
小浮橋來流既遠則秦溝可免復衝茶城永無淤塞
五利也報可既而季馴以言去遂中止萬歷五年河
衝蕭縣三十二年河臣李化龍言河自開封歸德而
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出茶城向徐邳名濁
河為中路由曹單豐沛出飛雲橋向秦溝名銀河為
北路由潘家口入宿遷出小河口名符離河為南路
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遠於陵亦濟於運前
興役未竣今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宛然仍宜開浚
從之三十四年河工成自碭山朱旺口至小浮橋袤

讀史方輿

卷一百二十六

川瀆三

三

敷文閣

一百七十里河歸故道自是蕭縣去大河十五里而

近沛縣去河益遠

河渠考萬歷三十三年河由沛縣昭陽湖穿李家口出鎮口開全河

上灌南陽北薄新店明年河臣曹時聘挑朱旺口由聖城集出小浮橋凡二百里於時河回故道魚沛單

濟金鄉之水悉歸大河

又東經徐州之北又東南經靈璧縣之北

大河在徐州城東北今為漕黃交會之衝咽喉重地

也嘉靖八年河決州北大溜溝三十二年河決州東

南之房村

在州東南五十里

旋塞之

河防考河決房村由鯉魚山出直河睢寧新安

以下四十里皆淺淤鳩工浚塞之

四十四年河由秦溝衝茶城運道

大阻萬歷元年河決房村三十三年河決州北境之

蘇家莊淹豐沛黃水逆流灌濟寧魚臺單縣而魚臺

尤甚於是呂梁河澁明年復故三十九年河決狼矢

溝在州東二十里塞之明年又決三山在州東南二十里灌睢寧諸

處出白洋小河復合正河尋塞之四十四年復決狼

矢溝出蛤蟆周柳等湖蛤湖蠅湖與周湖柳湖俱在邳州西北入沭河

出直口直河口也詳見邳州復與黃會既而復故河防考萬歷十七年河臣

潘季馴築長塔二山長堤中建石壩以防狼矢溝之

決其地卑窪河往往仍從此潰溢是年漕臣陳鳴櫛

開武河等口洩水平漕既而決口淤河復故道天啓三年河決徐州青田大

龍口尋塞之河防考青田等口俱在州東南三十餘里先是河決靈壁雙溝至是復決於此

徐沛靈雖黃河并淤呂梁城南隅陷沙高平地尺許

雙溝決口亦滿上下一百五十里盡成平陸沒塞兼

讀史方輿 卷一百二十六 川瀆三 古 敷文閣

紀要 舉乃 四年黃水大漲灌州城乃遷州治於雲龍山而

復舊 靈壁縣亦大河所經也大河在縣東北五十餘里隆慶四年河決

縣西北之雙溝河渠考嘉靖末河漲徐州上下茶城至呂梁兩厓東山河不得下又不得

決至是乃自雙溝而下北決油房曹家青羊諸口南

決關家曲頭集馬家淺閘家張擺渡王家房家白浪

淺諸口凡十一處支流既散幹流遂微乃淤邳州匙

頭灣以東八十里而河又一變河臣潘季馴浚治故

道旋 萬歷十七年河又決雙溝單家口四十二年河

復 決靈壁縣之陳鋪決口旋淤河流復故天啓元年河

決雙溝黃鋪水由永姬湖在睢寧縣境出白洋小河口仍

與黃會白洋河見宿遷縣故道湮涸復築塞之

又東南經睢寧縣北邳州城南

大河在睢寧縣西北五十里隆慶四年河決睢寧之

曲頭集曲頭集王家口馬家淺新安集一帶皆縣西北境之要口也尋築塞之而

邳州尤大河之矜要也大河在州城南二里城北有沂河從山

東沂州界南流逕城下分東西流南入大河又州西

北有沭河亦自山東嶧縣界流入境會沂水入於河

隆慶六年邳州河決是年河決靈壁縣境內大河北岸栲栳灣連邳州界先是河決

雙溝曲頭集諸處自睢寧白狼淺至宿遷小河口淤

百八十里河臣翁大立請開沭河以避淤又請開蕭

縣河以殺河流至是復申前議潘季馴以為不可萬

恭亦言沭口限嶺阻石不可開乃專治徐邳河分築

南北兩隄北隄起徐州磨臍口迄邳州直河南隄起

徐州東南梨林舖迄宿遷小河口各延袤三百七十

里於是河復故道萬歷二年河決邳州是年決州東婁兒莊等數口尋築塞之

紀要 讀史方輿 卷一百二十六 川瀆三 五 敷文閣

三年邳州河溢是時河決崔鎮逆灌邳徐既而潘季馴浚塞之河復舊道十七年季馴於

河南岸睢寧界上築洋山至土山橫堤以防橫溢河

益安流三十二年沭河成而黃運分為兩途矣

又東逕宿遷縣南又東經桃源縣北

大河在宿遷縣南十里東流為小河口睢水入大河

之道也睢水在縣東流十餘里又縣東南三十餘里有白洋河舊皆為大河旁溢之道萬歷六年

河臣潘季馴築歸仁集又東經桃源縣城北縣西北堤於此今詳見運河

三十里曰崔鎮口隆慶五年河決於此運河淺阻時

決高堰而南河亦決崔鎮而萬歷六年河臣潘季馴北桃源清河之間河道遂塞

始修塞之季馴築遙隄於北岸又於崔口鎮以東徐

溢之水而於河之南岸築馬廠坡堤以防大河南溢入淮由是縣無水災萬歷二十六年

于縣境開新河分導黃河入海既而復塞河防考萬歷十六年

科臣王士性建議于縣東三汊鎮分導大河入清河縣治北老黃河故道又引而東從顏家河至赤晏廟

下大河入海常居敬以為自三汊入清河縣界大槩淤平故河不可復問清河縣東北數里有營家營西

北正迎淮口議開支河分引河流東入於草灣河出赤晏廟復歸大河庶為近便潘季馴以為非是遂中

止二十四年黃淮漲溢河臣楊一魁主分黃導淮之說因於桃源開黃壩新河自縣東十里黃家嘴起至

安東縣北五港灌口分洩黃河入海令毋得盡入於淮從之既而復塞

又東南經清河縣南而淮河來合焉

大河在清河縣治南一里淮河自西南來合焉縣當

淮黃交會之衝形勢至重志云黃河經流即泗水舊

道也泗水亦名南清河縣因以名縣西三十里有三汊河口泗水

讀史方輿卷一百二十六 川瀆三 六 敷文閣

至此分為大小二清河大清河逕縣治東北入淮俗

譌為老黃河今堙其小清河在縣治西南入淮即今

之清口也天下之喉吭清口實司之矣

又東經淮安府城北又東經安東縣南而入於海

河淮合流經淮安府城北五里明末樂十四年平江

伯陳瑄經理漕渠於北河南岸淮人謂黃河為北河淮河為南河亦日外

河而漕河為裏河築堤四十餘里自是常修築之隆慶三年

河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三十餘里決方新二壩

二壩在府城西北三里出海平地水深尺餘是時寶應河堤崩山

東莒郊諸處皆水溢從沂河四年淮決高堰在府西

直河灌入邳州人民墊溺

里詳見 河決崔鎮見桃源縣橫流四溢連年不治萬歷六

年河臣潘季馴培高堰以障淮水之東塞崔鎮以防

大河之北而黃淮復合先是隆慶五年漕臣王宗沐亦築高堰諸處萬歷三年仍

復潰溢至是始稱安流矣是時亦增築清江浦新城及鉢池山柳浦

灣迤東隄岸柳浦迤東四十里為高嶺又二十里戴百戶營是時皆接築長堤自清江浦而

東凡一百三十餘里稱為完固十四年河決范家口在府城東北水

灌淮城全河幾奪又決天妃壩即清江浦口舊壩也詳見漕河淤福

興等開尋塞治之二十三年河淮決溢邳泗高寶諸

處皆患水灾按臣牛應元言治河在闢清口浮沙次

疏草灣下流草灣河詳淮安府達伍港灌口見安東縣廣其途入

讀史方輿 卷一百二十六 川瀆三 七 敷文閣

紀要 海治淮在開周家橋達芒稻河入於江詳見淮河河臣楊

一魁亦議先分黃次導淮分黃則開黃家嘴新河見桃

源 縣分洩黃水導淮則闢清口積沙數十里又於高堰

旁若周家橋武家墩稍引淮支流分入江海水患稍

息天啓元年河決王公堤堤在清江浦北岸逼鄰大

清江浦約三十里內外二河僅隔一堤相距不過尋

丈王公堤勢最危急二瀆南徙衝刷日甚捲埽堤壩

不可不密也河渠考天啓元年淮安淫雨連旬黃淮

暴漲數尺淮安山陽之裏河則決王公祠楊家廟清

江浦磨盤莊謝家塾鳳直二廠等處外河則決安樂

鄉顏家莊張家窪高堰武家墩諸處清河則決龍王

廟徐家路諸處維時水灌淮安新聯二城小民蟻城

而居裏外河清河一帶滙成巨浸郡守宋統殷等力

塞王公堤 三年復決磨盤莊 在城西二 蓋淮郡為漕

淮黃縮轂之口也而安東城在黃淮北岸海口漸近
上流無壅水自奔趨以赴海矣○考大河之流自漢
至今流移變異不可勝紀然孟津以上則禹跡宛然
以海爲壑則千古不易也曰孟津而東由北道以趨
於海則澶滑其必出之途由南道以趨於海則曹單
其必經之地衝澶滑必由陽武之北而出汲縣胙城
之間衝曹單必由陽武之南而出封邱蘭陽之下此
河變之託始也由澶鄆而極之或出大名歷邗冀道
滄瀛以入海或歷濮范趨博濟而由濱棣以入海由
曹單而極之或溢鉅野浮濟鄆謂濟寧東平挾汶濟以入
海或經豐沛出徐邳奪淮泗以入海此其究竟者也
要以北不出漳衛南不出長淮中間數百千里皆其
縱橫糜爛之區矣又曰自古大河深通獨爲一瀆今
九河故道旣湮滅難知卽歷代經流亦填淤莫據大
抵決而北則淹漳衛決而東則浸青濟決而南則陵
淮泗昔人謂河不兩行余謂自漢以來河始未嘗獨
行矣卽氏以宋熙寧十年黃河南徙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爲黃河入淮之始此殆未詳考耳先是真宗咸平三年河浮鉅野入淮天禧十年河合清水古汴東入於淮又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河決滑州東南流至彭城入淮更遠而漢武帝元光中河決瓠子通於淮泗然則河之趨於淮也舊矣獨是合淮三百年而不變者惟有近時耳

漢賈讓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堤則西注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湮沒則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沉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陞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此皆前世所排也今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使北入海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

胡氏謂昔人上策大抵迂遠不經是矣

若乃多穿漕渠於

讀史方輿

卷一百二十六

川瀆三

九

敷文閣

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據堅地作石堤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民田適沿河堤亦成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培薄勞費不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

北魏鄭偕言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更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堤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旣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不通靈鳴水由一路往昔豐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雜墳井毀滅

良由水去渠狹又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透迤穿鑿溝洫分立堤埭所在疏通預決渠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省便使地有金堤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通經通潤其境塙洩此陂澤九月農罷量月計工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按驗分布是非遐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人功卽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菘桑麻必使

讀史方輿

卷一百二十六

川瀆三

二十

敷文閣

紀要

室有久儲門豐餘積斯實上策禦災之方亦爲終古

井田之制

已上大槩論水門之利

宋歐陽修言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上流乃決此其常勢然避高趨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也

已上論舊河不可復

蘇轍曰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

任伯雨曰禹之治水不獨行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

變而導之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也惟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而已

已上論防河

元歐陽元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浚有塞三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浚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浚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堤一也有剗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堤有截河堤有護岸堤有縷水隄有石甌堤治埽一也有岸埽有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壅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下於堤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濼也凡水工之功視土工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爲難塞十丈之

口視百丈為尤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也已上論治水法

明徐有貞曰平水土在知天時地利人事天時既經地利既緯人事乃究夫水之性可順以導不可逆以湮河自雍而豫出險固之平行勢已濫肆又由豫而克土益疎水益肆決潰之患勢不能已新渠既移故渠隨淤措畫之法惟宜首疏水勢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浚其淤

潘季馴曰水以海為壑海口外壅則河身內潰季馴嘗言

上決而後下壅非下壅而後上決是故草灣開而西橋故道淤崔鎮決而桃清以下塞崔家口決而秦溝遂為平陸然壅與決相因其初必由壅而決其繼則由決而益壅也議者欲以浚海為

紀要 讀史方輿 卷一百二十六 川瀆三 三 敷文閣

上策不知大河入海之處潮汐往來人力難以施工然舊口皆係積沙水力自能衝刷故海無可浚之理惟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即浚海之策也然河非專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繕治堤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治隄即導河之策也若治隄之法有縷隄以束其流有遙隄以寬其勢又有滾壩以洩其怒水雖橫暴以三者預為之防自足以無患又曰河之性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緩合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緩緩則停滯而沙淤此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為以水治水之良法

切要而不可易也季馴嘗言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淤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勢猛勢猛則沙刷沙刷則河深尋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見其卑築堤束水以水攻沙不旁溢於兩旁則必深刷於河底

又曰欲疏下流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築塞

似為阻水不知力不專則沙不刷阻之乃所以疏之

也合流似為益水不知力不盛則沙不滌益之乃所

以殺之也季馴嘗言治河者無一勞永逸之功惟有補偏救弊之策不可有喜新炫奇之智惟

當收安常處順之休毋持求金之心苛責於責難之事毋以東濕之見強制於巨測之流毋厭已試之規遂惑於道聽之說循兩河之故轍守先哲之成謨所謂行所無事者與考自古及今治

河之說亦紛如矣然終未有奇策秘計也其稍異者

讀史方輿 卷一百二十六 川瀆三 三 敷文閣 紀要

亦曰移河而北載之高地耳夫宋人回河而東為千

古之謂今遽欲回河而北不復蹈其前轍乎或曰別

穿漕渠無藉於河河必無如我何夫漕渠縱無藉於

河河可任其橫決乎淮濟諸州之民何罪而盡委之

谿壑乎且自禹貢以至於今大河常為轉輸之道置

河而言漕不猶因噎而廢食乎或曰棄地以畀河使

遂其游蕩夫九州之內莫大於海乃舍其歸宿之地

而於都邑閭井間別求一貯水之壑此更不通之論

也然則治河者將如何曰人事修舉而已矣所謂人

事者疏也浚也堤也塞也無不可用也上流利用疏

暴漲利用疏漢桓譚新論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漑田今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利也可禁民勿復引河此卽後人謂河不兩行之左証也賈讓以多開水門爲中策而說者非之謂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并淤漫之且旱則河水已淺難於分漑潦固可洩爾西方地高水安似矣然今榆林寧夏以西皆引河灌溉有沃可往饒之利誠上流多爲支分稍殺其悍激之勢未必非利也至漫漶四出之日浚塞之功茫然莫措於是多爲派別平其泛濫而後隨宜致功軌之於正疏可偏廢乎歸流宜用浚農隙水涸時宜用浚河出險就平

讀史方輿 卷一百二十六 川瀆三 三 敷文閣 紀要

中土曠衍孟鞏而東會無崇山巨陵爲之防重陂大澤爲之節惟恃河身深濶庶幾順流無阻安可不察其湮障急爲蕩滌又北方土厚水流迅直霜降水涸往往會不容舫及伏秋淫潦百川灌輸瀕洞之勢一瀉千里使不於淺涸無事時預爲經理使深廣如一忽然奔潰而後圖之其有濟乎河流散漫宜用堤地勢卑薄宜用隄隄有遙直逼曲四種之分蓋河性易遷任其浸淫無以約之則變且不測堤以束之使順堤而趨無從旁溢所謂因其勢而爲之防非逆其流而爲之障也若其沙土疏薄形勢卑窪則必當規其遠近隨其夷

險多方以制其浸嚙禦其奔衝若以勞費為虞是厝
火於積薪之下也故道當因則新口宜塞正流欲利
則旁支宜塞歐陽子謂故道不可復亦謂故道之湮
滅難返者耳若源流未改而忽以一時之衝溢遂棄
舊道於不問將隨其決裂何所底止又水之橫潰多
在上流惟下流淤然後上流潰亦必上流緩然後下
流淤此上流謂近海口之上流近海之處正當厚其力而速其勢
不當多為之途以弱其力也如草灣河新黃河之類非治河勝策也所
謂塞亦可用者非乎要以與時變通因端順應本之
以已溺已饑之心揆之於行所無事之智河未必終

讀史方輿 卷一百二十六 川瀆三 五 敷文閣

於不可治也夫宋志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為水勢之名自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

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謂之信水二月桃花始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菜花水四月末壟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冰堅晚泮速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礮腥并流於河故六月中旬后謂之礮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花水八月葵藿花開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落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水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水性有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洪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割岸漲溢逾防謂之抹岸埽岸故朽潛流激其下謂之場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隕謂之淪卷水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中忽屈曲橫射謂之徑竄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搜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畧停勢稍泊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為疏壤深秋則白滅

土霜降後
皆沙也

右今大河

讀史方輿
紀要

卷一百二十六

川瀆三

三

敷文閣

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二十六終